

彭三源◎著

## 电视剧《人到四十》同名小说

一对医生夫妇的家庭情感故事，为我们揭开心理世界那最隐秘的角落，第一次走近精神病院和医生，在精神迷失与生死场景中，洞察社会，揭示人性。穿梭于冷酷的现实人间和精神世界的温暖情感，重新体会到人类精神中怀有的宽容、悲悯和宽广无尽的爱……

# 人到四十

Ren Dao Sishi

主 演

王志文 江珊

三度携手

演绎中年危机，追索精神温暖，每个人的岁月和生活



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 
BEIHANG UNIVERSITY PRES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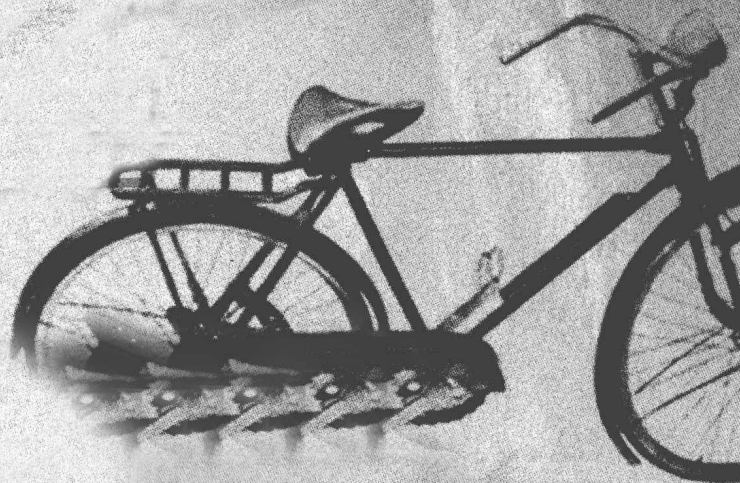
彭三源◎著

# 人到四十

Ren Dao  
Sishi

• 《人到四十》——中年经典 •

演绎中年危机，追索精神温暖，每个人的岁月和生活



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 
BEIHANG UNIVERSITY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到四十：电视剧《人到四十》同名小说 / 彭三源  
著. -- 北京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，2011.11  
ISBN 978-7-5124-0629-2  
I. ①人… II. ①彭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  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22764号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人到四十

彭三源 著

责任编辑 胡性慧

\*

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7号(邮编100191) <http://www.buaapress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：(010)82317024 传真：(010)82328026

读者信箱：bhpress@263.net 邮购电话：(010)82316936

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印装 各地书店经销

\*

开本：700×960 1/16 印张：17 字数：305千字

2011年11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124-0629-2 定价：34.00元

---

若本书有倒页、脱页、缺页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：(010)82317024



我们不能依照生命之晨，  
来度过生命之午后，  
因为晨时的伟大会成为傍晚时的琐碎，  
而晨时的真理会在傍晚变成谎言。

——荣格（心理学家）

活得使你渴望再活一次  
这样活着是你的责任。

——尼采



# 目 录

- 第 1 章 死亡捎来的口信 / 1
- 第 2 章 结发夫妻 / 12
- 第 3 章 弥留之际的爱情 / 22
- 第 4 章 活着的烦恼 / 32
- 第 5 章 情 敌 / 40
- 第 6 章 丈夫的遗嘱 / 46
- 第 7 章 完美状态 / 51
- 第 8 章 双份爱情 / 60
- 第 9 章 死里逃生 / 65
- 第 10 章 活着是一件尴尬的事 / 72
- 第 11 章 仕 途 / 79
- 第 12 章 两个女人不能同时看你生 / 84
- 第 13 章 温柔的捆绑 / 92
- 第 14 章 托斯卡纳式的浪漫 / 99
- 第 15 章 再见情敌 / 104
- 第 16 章 抑郁症 / 111

- 第 17 章 青春期 / 119
- 第 18 章 离 异 / 127
- 第 19 章 仿若重生 / 140
- 第 20 章 生活在继续 / 150
- 第 21 章 “婚”字有一半是发昏 / 161
- 第 22 章 前 夫 / 173
- 第 23 章 真的不是嫉妒 / 183
- 第 24 章 伴 侣 / 195
- 第 25 章 福兮祸所伏 / 206
- 第 26 章 祸兮福所倚 / 219
- 第 27 章 朋 友 / 230
- 第 28 章 生 离 / 245
- 第 29 章 死 别 / 252
- 第 30 章 死亡即重生 / 258

## 第1章 死亡捎来的口信

说起来这是普通的一天。非常非常普通的一天。天晴，无雨，无风，和谐，太平。

但是对于梁国辉来说这一天不普通。

胸透的仪器在躯体上扫过去。这仪器在躺着的人的视线里是夸张的，带着几分夸张，诡异，甚至有点像是某种刑具。躺着的人就是梁国辉，市属精神病医院阳光医院的主任医生。

然后，在另一个房间里，梁国辉把各种化验单交给了一个医生。医生看完了结果，跟梁国辉说我想跟你谈一谈。

梁国辉说实话实说吧，我也是医生。

梁国辉的妻子郑洁是第三医院外科的主任医生，她这天也在忙，忙工作，同时，她在托关系，忙着给梁国辉调动工作。郑洁托的关系是她和梁国辉共同的大学同学、好友李长江，他原来在卫生局工作，后来下海经商，做医疗器械。李长江就是到中心医院找院长谈进口医疗设备的事，被郑洁拦住了。郑洁知道，在李长江的脑子里有一个关系网，可以说在医疗系统，就没有李长江办不到的事。

郑洁要求李长江利用私交，跟中心医院院长落实梁国辉的工作调动问题……李长江非常为难，他了解梁国辉的为人，作为哥们儿他不能这么做，但郑洁告诉李长江，“必须要让梁国辉走出精神病院，像所有丈夫一样承担家庭的责任，否则，得精神病的就是我了！”

李长江问郑洁：你们两口子……至于吗？

郑洁说：至于。

梁国辉在阳光精神病院工作。每天，是和医院里各种各样的精神病人打交道。最大的愿望，是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像个正常人一样，走出医院，走向社会。但是这是何其难也。精神病医生最大的难关，就是病人的病是在脑子里，但是，脑子里找不见病灶，没有形状，没有色彩，没法形容和比喻，你想治愈，但是常常无从下手。一直到今天，精神病学都是一个神秘的领域，是世界医学界没有攻克之谜

题。没有什么比精神失常，更是人类的难解之谜。

而从医生的治疗手段来说，没有昂贵的特效药，没有昂贵的设备，不能开刀手术，总之一句话，在这么一个商业时代，没有创收手段。梁国辉是阳光医院三病区的主任，副院长的人选。在他的工作领域，他是一个专家级的医生，但也是不多的骑自行车上班的人中的一个。就因为精神科医生清贫，没有钱。

这还不是最难的，真正难的是梁国辉作为精神科医生还要承担其他的风险，比如现在，梁国辉所在的医院就被一个刚出院的病人和病人家属给告了，告医院非法绑架，这病人是从梁国辉主持的病区出院的。

郑洁觉得，梁国辉太不值了。郑洁也是替自己觉得，梁国辉太不值了。因为婚姻是实实在在的。可在郑洁和梁国辉的婚姻中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实在指望不上梁国辉什么。

郑洁是一个爱唠叨的女人。郑洁想让梁国辉离开精神病院，劝了好些年了，郑洁的愿望还没实现。就因为老实现不了，这事就变成郑洁最大的心愿。她跟这事儿轴上了。

而官司这事儿，成了郑洁这一轮折腾的导火索。

医生问梁国辉最近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。梁国辉说就是觉得没精神，别的没有什么。前一段时间有点儿低烧，后来慢慢好了。别的也没有什么。

医生说所有的病都一样，在有症状的时候一定要赶紧治。到了一点儿症状都没有的时候，一旦发现什么，就不是好事。

梁国辉说不兜圈子了，直说行么？

医生把梁国辉的胸透片子卡在了读片器上，让梁国辉自己看，问他看出什么没有？

梁国辉说没有。

医生说：肺部。

梁国辉不说话了。

医生告诉梁国辉，他肺部有李子那么大的云状阴影，初步确诊为肺癌。梁国辉懵了。

医学常识告诉他，核桃那么大的阴影至少已经是四期以上了。

医生看着梁国辉。

梁国辉说：我看明白了。应该最多不过三个月到半年的活头吧？

医生默认了梁国辉的说法。

郑洁对张江说，长江，这忙你帮也得帮，不帮也得帮，梁国辉要是还在精神病院干下去，我们这日子就没法过了。

李长江笑道：我说你威胁我啊？

李长江又说，你总得让我跟国辉商量商量吧？郑洁说，不商量，商量的结果肯定是他不同意，那等于没商量。

李长江道：我说郑洁，可没这么替老公做主的。

郑洁道：我就做主了。

李长江说连个招呼都不打不变成绑架了吗？郑洁说不是绑架。她跟梁国辉上了一条贼船，不想个办法船就沉了。李长江又问了一遍至于吗，郑洁说至于。

梁国辉整个人是虚弱的。腿软，自行车不能骑了，骑上就要摔跟头。他把自行车扔在医院，一个人在街上一步一步往前挪……

街上正常的车水马龙，在梁国辉眼里全变态了，色彩不对，声音不对，形状不对，哪儿哪儿都像地狱之门……

所有人都活着，他快被世界抛弃了……梁国辉找到了僻静的地方，扶住了一堵墙，软软地滑了下去。

这时，郑洁给梁国辉打来电话，在电话里郑洁问梁国辉晚上能不能回家做饭，梁国辉虚弱地说不能。郑洁说你就不能早回家一天吗？我们医院有新来的病人。

梁国辉坚持说不能。

郑洁火了，你比谁都忙！

梁国辉把电话挂断了。

夜很深了梁国辉还坐在墙根儿，失魂落魄。

梁国辉给李长江打了个电话：哥们儿，你接我一趟。

当李长江看见医生的诊断报告时，被吓坏了，眼泪一下子就要往下掉。梁国辉撑着，说你别哭，老爷们儿眼窝子怎么那么浅啊，你先把我的遗嘱记下来，这些事儿都指望你了。

梁国辉想了半天，说：我也说不上来什么，就是托孤。我要是没了，郑洁和思宇得托给你们两口子。郑洁要是寻找新的幸福，别拦着，但一定要保证思宇健康长大。思宇是个男孩子，到十八岁你就可以放手。

另外是我爸，梁国辉说，我爸要是知道我没了，我估计，他也快了，他七十八了，白发人送黑发人……我不能指望他坚强地活下去，所以托给你了哥们，万一他老人家到终点站了，你帮着给老人家办后事，办热闹点儿，他这辈子最怕

别人不重视他。

第三是我姐，我姐命太苦了。梁国辉想了半天，说我姐就算了吧，毕竟我姐再苦还有我姐夫。只能说各人有各人的命运了。

第四……梁国辉说第四就算了吧，我没有钱，我每个月的工资都交给郑洁了。完了，梁国辉说我说完了，哥们儿，拜托了。

李长江一下子就急了，说别扯淡了，留什么遗嘱啊，快跟我上医院！哪个大医院没咱们的同学啊，我就不信……

梁国辉说什么也不去，他比谁都清楚绝症病人的精神状态，去医院接受一次次的审判，可能他连一百八十天都活不到，他还有多少事没了呢。

李长江说：可你才四十三啊，儿子才十三啊！

梁国辉木然地：你脑子还清楚，我现在脑子已经不清楚了。

梁国辉回到家，郑洁一脑门子烦恼，带着物业的工人正在通卫生间的下水道。这下水道从搬进这房子里开始就老堵，都通好几回了，还堵。郑洁真把火往工人身上撒，让工人好好通。

梁国辉忙跟郑洁说，我来我来，你去吧。

可郑洁不领情：你来，你来顶什么用啊！你来就通了啊？儿子梁思宇拿着个DV机对着他们在拍，郑洁烦了：你一边儿去。当初装修的时候让你盯着，你说你盯什么了？我真就不信了，工人往管道里头扔铁砣了啊动不动就堵。郑洁又问梁国辉明天能请假吗？

梁国辉问干吗。

郑洁说还干吗，跑物业，查管道，不行的话就得掀地砖拆管子……

梁国辉说我请不了假，明天得跟律师去法院……要不让老爷子盯吧。爸……

郑洁数落梁国辉时，梁老爷子梁山本来也听着，现在急忙就闪：我不行，我盯不了，我又不懂！他马上就装病，说郑洁要不你给我打一针吧，我……我好像肋骨疼。

郑洁跟公公也不客气：爸爸，美国鬼子的子弹是曾经从您的两肋中间穿过，可并没有弹片留在身体里，您可能是肉疼，不可能是肋骨疼。

梁山说：我真疼！真疼！我躺着去了。思宇啊，给爷爷拿个热水袋。

这就是老爷子。

这天晚上，李长江的妻子京剧演员白晓燕在剧院演出《贵妃醉酒》。她的声

音，她的美，博得了满堂的喝彩。

谢幕的一刻，白晓燕并不知道，作为众星捧月的主角，她也是最后一次站在舞台的中央，站在追光灯的下面。

白晓燕回到化妆镜前坐下，轻轻地哼着唱腔，欣赏着镜中自己的一颦一笑。

剧团团长尾随着进来：晓燕，精彩！精彩啊！

白晓燕淡淡一笑：团长，您有什么事，说吧。

团长说：这几天我跟几个茶馆联系好了，咱们去试演一次，剧团得创收，人们得吃饭，得养家糊口，到各个茶馆演小戏是大趋势，当然在哪儿演出，也少不了你这个头牌。

白晓燕没有商量的余地，说：白晓燕只在剧场演出，做艺人得有艺人的骨气。

团长变了脸：骨气不能当饭吃，几千人的剧场就坐几十个观众，场租费、灯光费，剧团上上下下开销这么大，这么多张嘴等着我开锅下米、养家糊口呢，谁能都像你一样，有个百万富翁老公养着……

团长也没客气，转身出去宣布：明天晚上到茶馆演出，白老师这些天连轴转，太累了，付若林，你是白老师的学生，这个场你得补，领衔唱虞姬。今儿不排戏了，都回家休息。

突如其来的变故，白晓燕不知该何去何从了。

付若林悄悄地进来，看着满脸残妆的白晓燕，吞吞吐吐地表示：没想到团长会这么做事儿，明天去还是不去，白老师您安排。

白晓燕能说什么呢，只是一个劲地的用卸妆油在脸上涂抹，镜子里的白晓燕脸涂花了。

白晓燕出了京剧院，李长江在等她。

白晓燕情绪不高，李长江情绪也不高。李长江接完白晓燕，还要参加生意上的应酬。白晓燕不高兴，讨厌李长江那么多无聊的应酬。可是不应酬哪儿来的生意啊？李长江说，要不你跟我一起去。白晓燕不去，坚决不去。她说，我是一个演员，我不是你们公司的公关小姐。

白晓燕见惯了那些所谓院长的嘴脸，说道：他们啊，白天人家拿他们当白衣天使，到了晚上……真希望有人看看他们在包房里是什么德性。

通下水道的工人走了。梁国辉单独面对郑洁，百感交集，真想跟郑洁说点儿什么。郑洁却先下了最后通牒。

郑洁告诉梁国辉，她已经让李长江做通了中心医院院长的工作，只等着梁国辉一句话。

梁国辉说：让我想想。

这个模棱两可的答复让郑洁火了：想，你还有什么可想的？你都想了十多年了。我现在等不及了。

梁国辉看着郑洁，话里有话地说：等不及了？

郑洁说：对，等不及了。这些年我指望你什么啊，一穷二白三麻烦。

梁国辉还是话里有话，说的都像遗言：我知道，你跟我这么些年委屈……

郑洁说：我不是委屈，我是非常委屈！

对不起，郑洁。这么些年真是特别对不起。梁国辉说道。

你别老说对不起了！不当吃不当喝，我就问你调工作，你调不调！

我说了让我想想！

郑洁急了：我跟你说了半天，你回答我的这四个字跟一开始有什么区别？有什么区别啊？

梁国辉温情地看着郑洁：你火气别这么大打不行？我想好了就告诉你。

郑洁一点儿都不温情：给我个期限，几天？

想好了我告诉你。

你给我个痛快话行不行？

半年，行吗？宋国辉话里有话，说的其实是自己的寿命。

不行！半年太长了。

梁国辉一下子真的觉得不吉祥：就半年……你还觉得长啊？

郑洁就回答一个字：长！

梁国辉看着郑洁，笑：你真像给我下最后通牒。

没错，这回下的就是最后通牒。别说半年，一天我都不想等了。我就给你一天的时间，明天告诉我你的决定。郑洁坚定地说。

梁山背后看着梁国辉就叹气，说的都是混蛋的狠话，说，你啊，你啊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！你哪儿像个大老爷们儿，你能让你媳妇那么数落你，数落得跟她孙子似的，我要是你啊，她敢！我早大嘴巴抽她了。

梁国辉说：得了吧！也就是我妈不在了您敢这么说！我妈在的时候不照样数落您。

梁山一下子眼圈儿就要红：她不是数落我，她是疼我！我跟你说我生病的时候……

梁国辉赶快就把梁山的话打住。

梁老爷子是朝鲜战场退伍的老兵，在战场上受过伤，这是他一生的资本。现在他在写回忆录《我在朝鲜战场的日子》。反复向人炫耀的，无非是他在战场怎么受的伤，怎么忍痛坚持战斗直到消灭美国鬼子。黄继光，邱少云，董存瑞恨不得他都认识。

但是，直到他临终，他才告诉梁国辉，射入他身体的那颗子弹是一颗流弹。

梁国辉含泪说：怎么说你也是保家卫国负伤了嘛。我还是崇拜你。

白晓燕自己回家了。

白晓燕是京剧团的名角，是李长江花尽心思追来的老婆。转眼五六年过去了，白晓燕一直拒绝生儿育女，因为她要站在舞台中央，她要掌声，李长江对这个如花似玉的女人，宠爱有加，从来说一不二。

白晓燕有几分自命清高。她喜欢李长江给她的锦衣玉食的生活，但不等于说她喜欢李长江赚钱的时候面对各种人时的嘴脸。

李长江也知道，多多少少的，如花似玉的白晓燕有几分看不起他的生意。

李长江当然没有应酬的心思。这天晚上，他草草打发了他请来的客人。

客人拉着李长江不放手：长江啊，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

李长江看着客人那张脸，真的就想一拳打过去了。

但是李长江当然没有。李长江是一张笑脸，就算僵硬，也是笑脸……

这天晚上，梁国辉和郑洁躺在床上，背对背……

李长江和白晓燕躺在床上，也是背对背……

李长江试图示好，但是手被白晓燕推开了。

朱院长这天找梁国辉，梁国辉以为是过问官司的事，没想到朱院长却是向梁国辉透露，想晋升梁国辉做医院的副院长，主管医院的业务。

梁国辉一口拒绝了。

朱院长生气了，问梁国辉有什么理由。

梁国辉说：总之我有我的理由。可我暂时不能说。

朱院长说那我培养了你半天，该你挑大梁的时候你拒绝？你什么意思？你对我有意见，对医院有意见？……还是说病人告这么一下子你就受不了了？

都不是。您应该挑一个有远大前途的人。

朱院长怒了：那你呢？

……

朱院长生气地说：我告诉你，医院里有前途的不只你一个，你不是没有竞争对手！如果你不努力争取，这个职务就会跟你擦肩而过。

那就擦肩而过吧，我不在乎。

朱院长急了：你再说一遍。

院长……我不在乎。

梁国辉问朱院长官司的事能不能移交，交给三病区的副主任和律师共同处理。

朱院长诧异：为什么移交？为什么你不亲自处理？

我没时间。

朱院长真生气了：梁国辉，我快不认识你了！

梁国辉独自走在医院的走廊上，光线斜照着梁国辉孤独的脸。

走廊上有铁栏杆。梁国辉脸上的光线时阴时晴。

跟梁国辉擦肩而过的病人纷纷和他打招呼：老大！

弄得梁国辉不像是一个大夫，倒像是个监狱的典狱长或者黑社会的流氓老大。

这天，在阳光精神病康复医院的草坪上，小男孩赵毛毛紧紧拉住了一个中年女人苗金秀的衣襟，叫着妈妈我想你，妈妈我给你吃的。那女人挣脱了小男孩的手，不耐烦地叫着：这是谁家的孩子啊不好好看着，怎么乱叫人啊，瞧把我这衣裳都弄褶子了，撒开，撒开，撒开……终于，她抬手给了那孩子一巴掌，别管我叫妈！我还没嫁人呢！将来叫我怎么嫁人哪！

她连打带踹地挣脱了那孩子，走了，走向病区的深处。

那小男孩，确是她的亲生儿子。她确是孩子的亲生母亲。人子之情，精神分裂的她早已不记得，亲生骨肉已经完全不认识了。

梁国辉抱起了那含泪的孩子，他自己的眼睛里也微微含着泪，尽管，他已经见过了太多这样的悲剧……因为他想到了自己的儿子，作为一个父亲，无法伴随和护佑着他长大成人，再没有比这个更让他难受的了。

梁国辉回头，看见助手华硕正看着他……梁国辉掩饰掉自己的眼泪。

华硕问梁国辉为什么拒绝做副院长的人选。

这个问题我不想回答！

华硕觉得梁国辉太奇怪了：谁招你了？

命运！

华硕以为是玩笑：啊命运！命运！命运跟梁国辉梁大夫开什么玩笑呢？

……谋杀。

华硕笑。

……

华硕对梁国辉一脸的仰慕：咱们医院你是头牌老大，你不做副院长让谁做？

黑社会那套！什么头牌老大！我哪儿长得像老大！梁国辉隔窗看着病人们在铁网围着的院子里出操……

华硕说：可不是我这么叫啊，是病人们这么叫，他们叫你老大！……当老大的感觉不好啊？！

梁国辉苦笑：好极了！在他们面前，有时候觉得自己像上帝。……可是又怎么样？我真能救他们吗？谁又能救我？我自己能救我自己吗？我不能。我是上帝吗？我当然不是！

华硕诧异：梁老师这可不像您说的话。

梁国辉没解释：我应该怎么说话？

梁国辉走了。

此时，日子过得“叮当”作响的还是梁国辉的姐姐梁国华一家子。梁国华朝九晚五地在副食商店，下班就是买菜做饭照顾着丈夫儿子起居的同时唠叨着他们两个人。

儿子刘海涛没有什么太多唠叨的，他上初三了，无非是叮嘱他不要学坏；丈夫刘彪倒成了梁国华花费精力要看管的对象，因为，刘彪酗酒，属于闻着酒味就走不动道儿，沾了就晕，喝了就醉，醉了就不知道出什么事……所以，从六年前运输公司解体，刘彪买断工龄起，他已经不知道换了多少份工作了，而且每次换工作都和酒有关。“酒”成了刘彪的哥们，梁国华的天敌。

她三番五次地叮嘱刘彪千万别喝酒，甚至出门前要对刘彪进行搜身检查，口袋里绝不能让他装十块钱以上的人民币。

出门的时候，连儿子刘海涛都叮咛父亲：别喝酒啊！

送走了刘彪，国华用保温饭盒装了好吃的，送到了医院。见到姐姐，梁国辉

是开心的。姐姐一来，就有好吃的。

国华心疼地说，除了我谁这么疼你啊。还拿弟弟当小孩子，伸手就摸脸，你怎么了？我怎么觉得你突然瘦了啊？

梁国辉急忙往后闪：没有啊！

让郑洁给你做点儿好吃的！男人，不靠吃靠什么补身体啊？国华说。

她也挺忙的！

忙！就她是女强人！……那也不能把你饿成这样儿啊！

我没挨饿啊姐。

国华把饭盒递给梁国辉，梁国辉打开饭盒闻着：茴香馅饺子！真香！

想吃给我打电话，我给你包。

唔！……姐，抽空回家看看爸爸吧。

一提梁老爷子，国华脸一沉：我没空。

梁国辉说：姐！这么多年过去了！还不原谅爸爸呀？……妈没了，他挺孤单的。

他什么时候认刘彪是他女婿，我什么时候回去看他。

你再带姐夫回去一趟，说不定……

国华坚决地说：我不试！

大夫护士们突然从梁国辉面前闪过，往病区里跑……梁国辉本能地跟着就跑。

梁国华在背后喊着：想着吃口热饭！

三病区的一个精神病人躁狂症发作，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网里面的信息太多了，他总觉得脑袋的内存不够用的，老想把自己的脑袋切开，往里面放一个内存条。

大夫们制服这个病人……

梁国辉在旁边目不转睛看着，但是没动手。直到病人打了针，安静了。

梁国辉说，伙计，我们谁的脑袋内存都不够使的，我们都用的外挂，而且挂不止一个硬盘——你拎一个笔记本电脑，再加上一个移动网卡不就行了吗？

病人轴，说：可那些东西在电脑里，不在我脑子里啊？

梁国辉说：你不知道这就是外挂机器啊？

可它会死机啊。病人茫然地看着他。

它死机你换一个。你的脑袋是主机，你也不能把主机切开，让你的主机死机

啊？那不就彻底崩盘了吗？梁国辉说。

病人恍然大悟：老大！还是你聪明！

不，你聪明！你聪明！

病人执拗地说：就是你聪明！不许跟我争！

梁国辉露出一脸灿烂的笑容：行，不争不爭！我聪明！绝对是我聪明！

梁国辉从病房里出来，一眼看见李长江了，李长江来医院一趟，就为了看一眼梁国辉，是不是还好。

梁国辉说：还活着呢。

走吧我陪你吃饭去。李长江说。

我还走不开呢。

我等着你。

你晚上没事了？你那么忙的人……

有事儿，我都推了。

这就是哥们儿！

梁国辉看着李长江，低声：医院里好多事儿，我得想法子交接……

你就是不交接又怎么样，没有你世界照样转。

梁国辉停了脚步：说得真对！走！

梁国辉和李长江一起坐在水边喝酒。

梁国辉说：一想到我马上就要没了，这世界还轰轰烈烈往前滚，我觉得真他妈的荒诞……这世界他妈的要去哪儿呢？它到哪儿算一站呢？它怎么就不能有个阻挡啊，刹车啊什么的呢？

梁国辉把酒一饮而尽。

李长江要拦着。

让我喝点儿哥们儿，喝了我就不害怕了。

他望着李长江，眼巴巴地说了一句大实话：跟你说，我怕！

梁国辉是喝多了回的家。郑洁阴沉着脸，一下就闻出来：你喝酒了？

梁国辉一把推开郑洁，一头倒在了床上。